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不变的柔情埋藏在心底

董国宾

娘说,娘弱小,娘的一小盆炭火极其微弱。娘又说,娘给不了你什么,更温暖不了你人生的整个冬天,娘是一棵走不出家门的矮树。孱弱的我没说话,只是在心里默默私语,我这辈子都会牵着娘的手一直走到底,在娘的那棵矮树下经历风雨。

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出苦力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唯有娘才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依靠。

上小学时,我在镇上寄读。一件无关我的事儿,不知来由地竟让我挨了一巴掌。小同学的一巴掌打下来,我双眼直冒金花。老师见我委屈地直哭,狠狠训了那个硬气十足的小同学,还给娘捎了信。

娘很快就来了,从衣兜抓出一把糖果,给了那个出手打我的小男孩,娘的两个手指只捏了一块糖,塞进我的小手心。那个昨天还很霸气的小同学,伸开双手紧紧搂住娘,两眼泪汪汪地向娘示意,他错了,他误会了我,他在祈求娘的原谅和宽容。

事情就这样过去了,娘没痛斥扇我巴掌的小男孩,狠狠替我出口恶气,反倒拿糖给他吃。娘的心中没有别的,只有一份柔情。

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,我经常熬夜苦读,不知不觉中发现视力在下降,于是就给在家中种地的娘里去了一封信,请她汇点钱过来,我需要买一副眼镜。

一个晴朗的天气,瓦蓝的天空浮着几朵云,天空纯净得蓝,卷云白得透洁。同学们在上课,老师认真地讲,同学们认真地听。谁也没想到,一位农村大妈竟推门进来,愣愣地站在门口,目光不停地在教室里扫来扫去。她一身粗布蓝上衣皱皱巴巴,手里拎着一个鱼鳞袋,脸上悬挂着焦虑的愁容。她不是别人,正是我的农民母亲。

宿舍里,娘一把把我揽过来,急切地问:“孩子,快让娘看看,眼睛到底咋啦?”我先是一惊,马上意识到,从没出过家门的娘误以为我眼睛出了大问题,放下手中

今天一大早就收到母亲的信息:“槐花干给你寄过去了,注意查收。”我边回客户的电话,边在键盘上敲下:“好的,谢谢老妈,坐等收货。”

是的,这个槐花干是我向母亲要的。漫山遍野开满槐花的时候,她在电话里问我:“要不要槐花?我捋一些晒干,给你寄过去?”“要呀,槐花干包的饺子还是小时候吃过,好怀念呀。”我的一句“要”仿佛一条命令,母亲开始加入“采花大盗”的队伍。哪个坡边的花最鲜嫩,每天摘了多少,天气如何,晒干了几成,她都时时给我“汇报”进度。

父亲去世得早,我和弟弟又常年在外工作,留下母亲在老家孤独了一年又一年。心里一直有愧于她,总以为给她买衣买物,每月按时转钱,就是我爱她最好的方式。可母亲收到东西却并不开心,她总是说:“我年纪大了,一点用也没有了,什么忙都帮不上你们,成了你们的负担!”

该如何让母亲开心起来呢?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却没找到答案。直到有一天领导发了几份订单给我,有个念头在我心里一闪而过:对呀,我也可以给母亲下订单啊,付钱买乡味儿,现在城里人都不好这口嘛,这办法不错!

于是,我打电话给母亲:“妈,您不是说菜园的萝卜太多,都吃不完吗?我好想吃,外面的菜没有家里的味道,您做点酱萝卜给我吧。”母亲诧异地问我:“你小时

的农活,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。于是我一字一句地对娘说:“就是近视眼,好多同学都戴着眼镜呢。”娘得知我眼无大碍,才长舒了一口气,微笑着拿出一些枣子和柿子给我。

我很后悔没有在信里把话说清楚,让娘大老远赶到学校来。这事想起来一直是我心里温暖的伤感,也又一次让我看清了娘心灵深处的柔软,还有拈手即来的娘的一小盆炭火和长满枝叶的娘的那棵矮树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从小学到中学,再到大学,又到步入工作岗位,回过头来往后看,时间就是一列狂奔的列车,可时光一点也没变老。娘照例还在不老的光里漫步,照例还在老家砍柴、种地,过着普通又简单的生活,娘仍是一棵走不出家门的矮树。

我赶上回老家的列车,娘不知在门口站立了多久。终于见我来了,在风中伫立的娘慌慌忙忙走过来牵住我的手。娘还是小时候一往情深的娘,娘的手依然如小时候一盆暖心的炭火。我凉如冰的手被娘给暖热了,寒风却打在娘的满头白发上。顾不上多休息一会儿,我领着娘就朝镇上走去。镇上已有了稍大一点的卖百货的超市,我给娘买了加厚的棉衣和足以让娘越冬的物品。我付过钱拎着大包小包往外走,娘等候在收银柜台找零。从超市走出来娘示意我等一会儿,再等一会儿,足足半个小时过后,娘再次走进超市。第二天,在镇上偶遇那位超市收银员,她的一番话,让我更深切明白,弱小的娘心里埋藏的,总是不变的柔情。年轻收银员紧握娘的手感动地说:“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,昨天如果大娘当着超市老板的面,把多找的50元钱退回来,我会被辞退的,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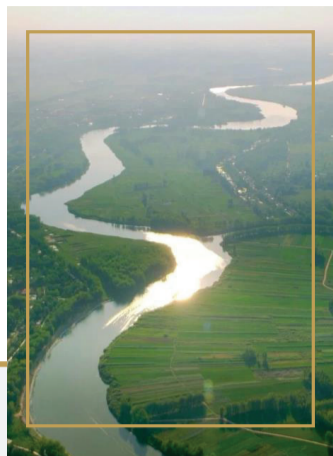
娘弱小,仅仅一盆微弱的炭火,但娘的灵魂里却有着无限的柔情。我会沿着娘的足迹,做一棵娘那样的矮树,活成娘一样的柔情。

候可挑了,萝卜都不吃呢,现在怎么想吃了?”“我馋妈妈的味道呀!”没过多久,两罐酱萝卜,干萝卜片,干萝卜丝,母亲寄了一大箱给我。

我把这些干菜配了其它的食材炒好,以及吃酱萝卜时的馋相拍了一些视频发给母亲,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合不拢嘴。又跟我讲起做酱萝卜及晒萝卜干的过程,末了还说:“我原以为这些不值钱,都不是稀罕物,哪知我闺女喜欢吃,还问我要。我明年再多种点菜,萝卜,豆角,还有黄瓜。腌黄瓜也不错,我都多做点,给你们都寄!”能为我们操劳着,母亲的兴致高涨。

上个月,看到三姨从网上买了几双半成品鞋垫在绣,母亲又来了兴趣:“你们穿运动鞋也要垫鞋垫的吧?我给你们也绣几双,手工的,防脚出汗呢。”“好呀,您不知道您女婿的脚可臭了,正好需要这样的鞋垫。”我忙附和。给老公绣了,还要给我绣,还有弟弟弟媳的,母亲边和我商讨挑哪些花样,边盘算着,她的“业务”越来越忙了。老担心心累到母亲,让我别再要这要那。可我心里却清楚,自从有了用“武”之地,母亲开心了好多。

小时候,父母是天,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打造出一片广阔的天地。长大后,我们可以自己赚钱养自己了,可父母却依然想成为我们的后盾。别让家人的爱空等,找些机会多给母亲下份“订单”,也是爱的一种方式。有妈在,有爱包围,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!



淮河印画

陈馨

淮南是山水相依,人文荟萃之地。古人云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五年前,购房择居时,我特意选了一处推开北窗可俯瞰淮河,打开南窗能远眺舜耕山的高楼。

一千八百多个日夜过去了,这个家已成为了我的观景台、我的心灵港湾,读书偶有走神时,常莞尔自语:古人诚不欺我,山水真养人性情,静人心智。不过,看久了,与青山相比,我更喜这四季川流不息的大河。

春,淮河两岸一碧千里,金黄色的菜花宛若打翻的颜料渲染其中,把静默的田野装扮得调皮可爱,生机勃勃。淮河弯弯曲曲一笔带过,勾勒出万物复苏、狂放不羁的春色。

夏,燥热的天气往往喜欢与她闹脾气,一场又一场的大雨,常常让她汹涌无忌,肆意奔腾。我曾在一个日夜里看她吞没了沿岸一块又一块的田地,心有戚戚苦闷不已,却又无可奈何。

秋,骤变的气温,时常孕育出一河雾气,朦朦胧胧,飘飘忽忽宛若仙境。鸣着汽笛的大船时隐时现的穿梭其间,更添了大河的神秘,催着人也总想在这河面上走上一走,探一探。

冬,飘逸、喧闹了大半年的淮河突然安静了下来,特别是一场冬雪过后,河面平静得像一张铺开的宣纸,白雪、岸堤映衬下,远远看过去,就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。

这就是我窗外的淮河,四季不同,月月有变,流淌过的总不再返,新到来的照常灿烂。



爱的『订单』

潘朝红